勵識小編說

10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勵說

李調元撰

本館據亟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勸說

立言者不可以苟同。而亦無取乎立異。故曲禮之言曰。毋勦說。明同之不可以訓也。而復繼之曰。必則古昔。若惟恐人之或詭於異者。蓋同非也。異亦非也。考其同而辨其異。君子宜何如審擇而予乃以勦說名是編。毋乃離戾古人乎。顧義理本同。得力自異。嘗見鉛槧之士。冥心孤詣。前無古人。自以抉從來未發之奧矣。及流覽篇章。而見古人之言。早有與吾說相孚合者。是我雖不必蹈襲古人。而其說爲古人所已經。將不謂之勦說得乎。迨徐而驗其所爲。又未嘗不自成一家言。堪與古人並存而不廢。是勦說中。亦不無可采者乎。閉戶造車。出門合轍。其不求同而自同者。正其不求異而自異者也。予從經史傳注中。擇其字義錯謬。攷證以成是編。其所引據。強半出自古人。其爲勦說無疑矣。第其所自說者。間有發明。或亦鉛槧家所不廢乎。雖然。由前之說觀之。則予方以不得盡襲人爲恨也。故勦說之名。予所不諱。亦非敢以示謙也。是勦非勦。必有能辨之者。蘇州童山李調元序。

勦說卷一

綿州　李調元

表文用伏以之始

漢書文帝紀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後世表文用伏以字發句始此曹子建自試表伏見先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間矣又求通親親表伏惟陛下咨帝堯欽明之德凡云伏者以卑承尊之詞也自漢以後皆沿用之

熟通作孰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孰爲來哉孰爲來哉此孰字何也古通作熟皮日休和張處士詩序魯望視予困與承吉生前熟若按熟本作孰緣是一字故通用非誤也今俗本改作孰非

杜注左傳屬字未合

左傳成公二年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杜注云屬適也晉語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韋注云屬適也愚按屬當作會字解正當之辭如宇文逌庾子山集序屬我太祖獻帝策帝命將荆衡是也漢書張良傳上曰天下屬安定師古云屬近也霍光傳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云屬耳近耳也愚按此屬字則當作適辭是適幾之義魏志賈詡傳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

卽對耳。此言適纔正有所思也。諸注皆未合。

不足之解有三義

漢書外戚傳。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不足、猶云不至也。言不至於有所妨害也。又世說注。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此不足猶云不必。又魏志鍾會傳。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往。華佗傳。忍病十年。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剖裂。此不足猶俗云不直得也。

史記多用趣字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周勃世家。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

自宋以來多用逐爲辭

自宋以來多用逐字爲辭。如逐人、逐事、逐件、逐年、逐月、逐日、逐時之類。皆謂隨其事物。以爲區處。無所脫漏。故云逐也。其詞見陸宣公義莊規矩劄子。亦逐旋立規矩。

不潸

爾雅。夷上洒下不潸、郭注云。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潸。不發語聲。邢疏云。不者蓋衍字。按文義去不字不成句。自當以郭注爲是。

奉時辰牡

春秋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寔來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引之證寔爲是也愚按秦風奉時辰牡毛傳云時是也實時音相近故皆得爲是也不如引此義便確

實得爲果

晉語畢陽實送州犁於荆猶云果也果木實也故實得爲果然之果

壹作一

禮記檀弓壹似重有憂者正義云壹者決定之辭又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亦然莊子大宗師回壹怪之其義並同又詩小雅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此壹者猶云是人也蘇公刺虢公譖己故不斥言之而曰壹者猶詩云彼其之子從未有作一字通用者考淮南子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一字雖作一竝是語辭不爲義也漢書元許后傳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此一字一切也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朱注云壹是一切壹作一朱子之說當本於此

荔草挺出

顏氏家訓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

聿曰昜通

書湯誥聿求元聖詩國風歲聿其莫正義云聿爲遂愚按聿與曰昜通竝通詩豳風曰爲改歲漢書食貨

志引詩作聿爲改歲師古云聿卽曰也小雅見晛曰消荀子引詩作見晛聿消大雅遹求厥寧說文引詩作昳求厥寧漢書敍傳昳中和爲庶幾兮師古云昳古聿字由也由中和之道庶幾免於禍難可證曰說文云曰從開口象氣出於口也愚按云也論語牢曰子云其義則一變文以便讀者耳書洪範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此曰字猶云謂之又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蔡傳云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

卒明

史記歷書鶉三號卒明注云卒斯也愚按非是酷吏傳野彘卒入廁卒猝同遽也卒明猶言遽明

周昌口吃不作疙

爾雅云訖疙也郭注云謂相摩近邢疏云說文云剴摩也郭讀訖爲剴云謂相摩近孫炎云疙近也大雅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鄭箋云汔幾也反覆相訓故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亦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愚按詩大雅汔可小康毛傳云汔危也危是幾將之辭故詩箋訓汔爲幾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杜注云汔其也未嘗訓期豈舊本有此文邪周昌云期乃口吃聲皆與幾將之義無涉漢書元帝紀引此詩師古訓汔爲至言人至此可以小安逸之非也

越字義

書泰誓。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蔡傳云。越、及也。又書立政。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蔡傳云。繼前之辭。愚按本文竝是更端而言。非有因繼也。

咄兒過我

後漢書袁譚傳。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若似怒叱。然譚見追墮馬。知追者必得己以爲功。雖乞憐無益。乃爲項藉吾爲若德之語。如游俠兒瀕死。猶強顏自大。故云兒過我。我能富貴汝。今人所謂惱羞變成怒。往往如此。

害澣害否

詩國風。害澣害否。鄭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愚按害當作曷。害、曷音近故也。

末不亦樂乎

論語不亦樂乎。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不亦猶云無亦。添一末字愈古。

脫時過

世說。王汝南旣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畧不過叔。叔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脫猶言儻。今人文每用之。

迭與迭衰

史記封禪書。軼與軼衰。漢書郊祀志。作迭與迭衰。

劣通車軸

宋書劉懷眞傳。子德願。善御車。常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驅牛奔從柱間直過。胡藩傳。江津岸峭壁立。藩以刀頭穿岸。劣容指。劣與畧同。言畧通車軸。畧容車軸也。廣韻諸書俱未有此解。

殺不作煞

常璩華陽國志。宋李垕刊本。殺俱作煞。按煞方言極也。太甚之辭。程子經解云。煞害義理。朱子答陸子論無極書云。太煞分明。從未有作殺者。應是傳寫之誤。

爻別主一日

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此言每爻各主一日。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故主三百六十日也。

錄錄

史記竇田傳。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復有可信者乎。錄錄當是碌碌之訛。

畧似人形

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朱注云。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衞。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古人畧似人形。尙不爲。後世糊冥庫彩飾紙人肖僕婢。則更不可矣。

釋唯諾

禮記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呂氏云。諾者。許而未行也。愚按諾者應之緩也。內則云。男唯女俞。唯是應之速。然則承君父先生之召。當唯而不當諾。非許而未行之謂也。如論語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此雖未遽問。而業已諾之也。夫子曰諾。吾將仕矣。此雖心不然。而姑且諾之也。皆是應之舒緩。不以行不行爲義。

頎而長

詩國風。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正義云。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黯然而黑。頎然而長。是知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與若義竝通也。愚按正義蓋以頎而長爲頎若長。抑若揚爲抑然揚也。

士相見禮

儀禮士相見禮。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疏云。若者不定之辭也。愚按設辭也。如左傳隱公元年。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十一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諸若字。竝假設之辭也。以爲不定。非也。

若干

漢書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云。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當如此箇數耳。愚按若干者。未定多少。且約計之也。今人用若干字本此。

非莫耕非莫鎒

禮記祭統。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莫應作不字解。此言天子諸侯。非以齊盛之故。不親

耕也。王后夫人。非以祭服之故。不親蠶也。云非莫者。省也。朱子語類云。莫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

今若是迮

公羊傳。襄公二十九年。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鄭注云。迮、起也。倉卒意。愚按此與乍義近。乍是忽然事。鄭訓迮爲起非。

嚄嚇

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下車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正義云。嚄、責失聲驚愕貌。猶今人吆喝之喝。一作嚇。莊子秋水。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詩箋云。以口拒人曰嚇。愚按嚄義同。

安直耕稼

晉書苻堅載記。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安直猶云何。但義本孟子非直爲觀美也之直。

熟用字有本

凡熟用字有本。史記高帝紀。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燕世家。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本。禮記禮運。夫子之極言禮也來。

亟

管子。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義本詩豳風。亟其乘屋。

說部書下字

錄異傳云雍南山有大梓樹鬼語樹神曰泰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邪得不猶云豈能不省文也古人說部書下字典雅如此不似今人草草也

千里日占

史記天官書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日占則其爲天下占竟正月孟康云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也愚按此言正月一日雨則正月水二月雨則二月水此爲千里內占耳若爲天下占則以盡一正月爲驗也

易或字兩義

廣韻云或不定也易繫辭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又或字猶云誰也易恆卦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同一易而或字兩義如此

立稱善

桓譚新論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此立字猶云卽便俗言也

闔行邪

管子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爲寡人壽乎莊子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闔何不也注家俱不甚分悉

無易通作无

無有之反也。論語。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又與无、亡、通。易皆作无。廣韻云。无、虛无之道也。

呼無爲毛本漢書

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注云。毛與無同。方氏通雅云。江、楚、廣東。呼無爲毛。黃幡綽賜緋。毛魚袋。則古有此語矣。

四毋

論語。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程子云。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朱注云。毋絕無之盡是也。

四夫字

管子。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動也。五句用四夫字。

嗚呼

嗚呼。一作於戲、嗚嘑、烏乎、烏虖、於虖、烏呼、於乎。文有不同。其義一也。小爾雅廣訓篇云。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大學。於戲前王不忘。五子之歌。嗚呼曷歸。

闔號

莊子列御寇篇。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闔、盍、通。何不也。闔胡重言也。又通作號。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蹙然曰。君號然也。楊注云。號讀爲胡。聲相近也。按家語作

君胡然也.

孟子烏通作惡

孟子.烏俱通作惡.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又云.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又云.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曰.惡是何言也.趙注云.惡者.不安事之歎詞也.

粗麤麁犴

粗與麤、麁、犴竝通.廣韻云.畧也.漢書敍傳.犴與僚職.竝列其人.師古云.犴大畧也.世說.謝粗道其義.又云沖乃粗下意.又云.阿鄰故麤有才具.按師古以犴爲才戶反.廣韻以麤、麁、犴、爲倉胡切.又以粗、犴、爲徂苦切.平、上、去、三音竝收.

俗言纔字有本

纔字與裁、財、才、竝通.廣韻云.僅也.漢書鼂錯傳.遠縣纔至此.俗言纔字之本.又其字不一.史記張儀傳.雖大男子.裁如嬰兒.漢書文帝紀.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云.財與纔同.少也.水經注.林鄣據嶮.路才容軌.

頻復頻巽

易復卦六三頻復.巽卦九三頻巽.王昭素訓頻爲數.朱子訓頻爲屢.愚按三爻承初爻二爻爲辭.雖有屢數之意.然其本義.似相因仍.而爲復巽.則頻乃仍辭也.

漢家自有制度

漢書宣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今人以臨事自有主張。爲漢家自有制度用此。

員獵員游

詩國風。聊樂我員。孔疏云。員、音云。本亦作云。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正字通云。石鼓文。君子員獵員游是也。愚按員獵員游。猶云載獵載游。非云也。

元

詩正義云。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顧氏日知錄云。元者本也。本官曰元官。本籍曰元籍。本來曰元來。唐宋人多此語。後人以原字代之。不知何解。原者再也。易原筮。禮記月令原鼃。文王世子末有原。漢原廟之原。皆作再字解。與本來之義。全不相同。愚按原有推原之義。亦可作本字解。易原筮之原。乃推原之原。訓再者。先儒之誤也。

利執言

易師卦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朱子本義云。言語辭也。詩國風。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朱傳云。言辭也。愚按言猶云也。毛傳訓爲我。蓋引爾雅之文。恐非。

邪幅在下

詩小雅。邪幅在下。孔疏云。幅烏。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愚按單猶稛也。又虞書蔡注云。在位通計百單一年。百單一年。卽百有一年。奇零之數也。

勦說卷二

重不相善

戰國策。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注云。重猶甚也。愚按重者輕之對。相惡最深至。非輕惡之。故重爲甚。猶今俗云著實也。禮記檀弓。壹似重有憂者。文義正與此同。

啻翅

啻與翅通。書秦誓。不啻若自其口出。孟子奚翅色重。今多有訓不啻爲不異者。非也。或問莊子大宗師。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非不異之云乎。曰。此言人於陰陽。惟所陶鑄。不但如父母鞠育而已。且陰陽所以生父母者。若云父母之鞠育。不異於陰陽可也。云陰陽之陶鑄。不異於父母則僭矣。

公羊不如穀梁

春秋僖公四年。遂伐楚。穀梁傳云。遂、繼事也。桓公七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公羊傳云。遂者何。生事也。何休云。生、猶造也。專事之辭。愚按遂云專事者。言祭公不待更受命。因其來魯。遂迎后於紀。亦繼事之辭也。公羊說不如穀梁。

讀史記

史記伯夷傳。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沒而不彰。今人多從若此讀爲句。非也。此類字猶率也。趨

舍有時若此句絕。言巖穴之士。趨義舍利。有時若伯夷顏淵。而大率皆名湮沒而不彰也。此與漢書賈誼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同。

會及暨

公羊傳曰。會及暨。皆與也。又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邢疏云。案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朱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然則暨者。非我欲之。事不獲已而爲會者也。故不云及也。

毛傳本爾雅

邢疏云。詩大雅緜篇云。肆不殄厥慍。毛傳云。肆、故今也。即以肆之一字爲故今。因上起下之語。按爾雅云。肆、故今也。毛氏傳本此。

比時具物

禮記祭義。比時具物。陳氏集說云。比時、及時也。又魏志鄧艾傳。宜權停留。須來秋冬比爾。吳亦足平。蜀志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比爾、猶云及此時也。可作比時具物注腳。

何自爲郎

史記馮唐傳。父老何自爲郎。崔浩云。自、從也。愚按此言從何出身爲郎也。韓退之答劉正夫書。要若有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必自於此。言必由於此。可証。

未順命

易臨卦九二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程傳云。未者。非遽之辭。按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左傳文公元年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注云。言尚少。此爲非遽之辭也。如孟子云未也。直是云無耳。

子謂

論語。子謂子賤。子謂仲弓。子謂者。稱舉其人。非必對其人而與之言也。今人臨文入口氣者大非。

孟子注

孟子。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朱注云。與、猶注也。愚按與、猶共也。漢書高帝紀。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云。與、音相干與之與是也。

龜距冉

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云。冉、龜甲緣。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說文云。距、止也。正字通云。與距通。書益稷。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孔傳云。距、至也。正義云。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愚按距川距海者。言至于川至于海也。龜距冉長尺二寸者。言自龜甲至緣。相去有尺二寸也。此爲相抵之辭耳。與距川距海之義別。

屢婁

詩小雅。屢顧爾僕。又與屢婁通。漢宣帝紀。婁蒙嘉瑞。獲茲祇福。元帝紀。婁勅公卿。日望有效。師古云。婁古屢字。

投壺注

禮記投壺。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鄭注云。固之言如故也。重辭也。少儀。聞始見君子者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鄭注云。重則云固。正義云。再辭也。不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若初辭則不云固。愚按此固字。是心誠如此。非若訓作再。如少儀云。始見君子。豈可便云再願聞名邪。

上先下後

禮記祭統。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按正義云。言上有大澤。惠必及下。無不周徧。但瞻顧之時。尊上者在先。卑下者處後耳。訓故既與上文不合。而正義訓作瞻顧。尤爲牽強。

賈誼傳諸慮字

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云。慮大計也。愚按云。大率賈誼傳諸慮字。皆是。如云一二指搘。身慮無聊。又云。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又云。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其義竝同。師古訓慮非顧行之慮。爲念慮之慮。恐非。

第如濵池

左太沖蜀都賦。鳥鎩翮。獸廢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濵池。集于江洲。李善訓第爲但。按此言鳥獸見追逐。

無所於遁。相與且如滇池集於江洲也。若訓爲但。不可通矣。又如漢書司馬相如傳。第如臨邛是也。

繼自今嗣王

書無逸。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孔傳云。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正義云。繼者繼此。後人卽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愚按繼者比也。孟子繼而有師命是也。

范蔚宗避父名

泰從無作太字者。自漢書高帝紀。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云。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分爲少半。愚按說文以太爲古泰字。後省作太耳。舊說謂范蔚宗父名泰。凡後漢書泰字。竝改作太。夫私牘與史册殊科。家諱與國諱異致。國諱將使方內避之。不得不改。雖改。要自知某字元是某字。雖異代。要自可考而知之。無猜意之者。至于家諱。但當避諸私牘而已。豈可用之史册。令當時後世。猜意之乎。緣泰太本來是一。蔚宗適副其私願耳。

毛晃非確論

禮記曲禮。童子不衣裘裳。鄭注云。爲大溫也。陸德明音義云。大音泰。按陸氏以大本音代。與泰非一音。故云音泰。則是經史諸太字。竝從大者。乃通假耳。非大卽太也。毛晃以爲古太字無點。後人加點。以別大小之大。似非確論。

西伯蓋卽位五十年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父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正義云。自西伯蓋卽位五十年以下。至太王興。在西伯崩後。重述其事。爲經傳不同。不可全棄。故略而書之。引次其下。事必可疑。故數言蓋也。愚按改法度制正朔以下。乃重述文王未崩以前事。言旣嘗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以來。悉爲王者矣。則是文王未崩之年。已受命稱王也。復云王瑞自太王興者。以明古公以上。不王之故也。然此皆舊史傳聞。不敢的以爲然。又不可徒据他說。削而去之。使舊聞自我而湮。故每云蓋以疑之。如六十四卦。非始於文王。而世有謂文王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故云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也。太史公每遇傳疑。多用蓋字。如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衞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衞氏。此以方士矯誣難信。衞氏冒姓不可根究。故竝云蓋也。然則史記未嘗的言文王受命稱王。始重八卦。而難者頗以爲口實。斯謂之粗中也。

天寶非大寶

素問。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菲德。未足以受至道。天寶、卽素問也。今刻作大寶非。

中西域

漢書鄧吉傳。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云。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愚按最處諸國之中者。言處諸國之最中。倒文也。

胡再不謀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再猶更也。此言鄭公孫射犬。御晉張骼輔躒。致師于楚。憾二子待己無禮。既送楚師。不告而馳。二子入壘收禽。射犬又不待之而出。兩窘急之。故云再不謀也。杜注非是。

勵厲僅

禮記射義。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漢書地里志。豫章出黃金。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賈誼傳。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厲得舍人。按勵與厲僅同。

不慭遺一老

小雅。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注疏。訓慭爲心不欲自彊之義。言皇父不自強留一人輔天子也。左傳哀公十六年。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杜注云。慭且也。愚按訓慭爲彊者。爾雅之文也。然詩言非勉強之義。不如杜氏訓且爲是。言聊且留一老。都不肯也。

振古非古

詩曰振古如茲邢疏云案周頌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鄭箋云振亦古也似屬勉強不如毛傳訓自古如茲爲得

又弱一个

左傳昭公三年又弱一个焉今人凡稱一人一物爲一个本此史記貨殖傳竹竿萬个則形象爲个矣

晉辟雍行禮碑

水經注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史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今金石錄不載

況兄

況古作兄漢樊毅華嶽碑君舉必書兄乃盛德今杭州人呼兄曰況老本此

追尊

漢書高帝紀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云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后爲質又項羽歸太公呂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追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

陸陸

漢書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今更共陸陸陸陸二字甚新皆碌碌鹿鹿之義

莖正赤

漢書廣陵厲王傳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燕剌王傳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此正字猶大也易說卦爲大赤大赤是正赤故知正亦得爲大也凡色不雜糅方不偏畸者曰正正是純全之義如正讙之正亦謂衆讙齊同其聲非小故正爲大也

不作三公

魏志辛毗傳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古人語有益身心令人心折

大率大抵大氐大歸大要大略大較大體大段大致大都大凡

史記平準書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大率、率較之辭也又禮書大抵皆襲秦故索隱云按大抵猶大略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也師古云大氐猶言大凡按史記佞幸傳內寵嬖臣大氐外戚世家大氐卽大抵又漢書王莽傳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陳萬年傳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謂也大歸卽大要又孟子此其大略也史記貨殖傳此其大較也竝是大概之辭又史記貨殖傳大體如此矣大體猶今云大段也後漢書袁術傳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大致與大體相近自大率以下雖義有微別然總之是大都大凡之義也

呂望行年五十

水經注。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行、將也。或云行年者。言年歲流行耳。豈得謂將年邪。余應之曰。行年之云。今推祿命者。有是言耳。古未之有也。如一行作吏。訓作一去作吏。率是不多考古辭。強爲臆解耳。行年、猶云年將。倒文也。如漢書韓國安傳。行幾十年。行幾猶云將近。高帝定天下凡七年。故云行幾十年。此豈可云年歲流行乎。詩國風。行與子還兮。朱傳訓將。可証。非余臆說也。

勦說卷三

統之猶總之

後漢書胡廣傳。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辭其艱則乖義。狥其節則失身。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故昔人明愼於所受之分。遲遲於歧路之間也。統之猶言總之也。史記五帝紀。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

只軹

國風。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宋玉大招。純用只字。本此。乃語已辭。如兮思之屬。又通作軹。莊子大宗師。而奚來爲軹。崔譔云。軹、辭也。

是書皆觸

顏氏家訓。呂尙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卽妨。是書皆觸也。言凡是書札。皆觸忌諱也。可爲著書之箴。

居次亦名甲

漢書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是居次亦名甲也。

四六

四六不應兩句中有重字。駱賓王上司刑太常伯啓。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

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居伸乎知己。見知與知己。連重知字。亦失檢處也。

俗言有出處

俗言謂者箇曰者樣。謂彼箇曰那樣。亦有出處。如詩國風。嘒彼小星。彼苗者葭。此彼字。猶云那箇也。如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此彼字猶云那樣也。

俛俏

列子俛俛成者。俏成者也。初非成也。俛幾也。將也。俏似也。言將成有似于成。本非成也。

大學注逸

大學。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以、猶云是以所以也。注未詳殊逸。

偷世說

世說。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已神悟。自參士流。又云。許椽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爾時、是時也。爾夜、是夜也。云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又云。正始之音。正當爾耳。又云。君不得爲爾。何其雅也。陳后山用入詩云。且然聊爾耳。意在偷世說。近于惡道矣。

嚴君平千餘言

應劭風俗通義序。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

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按嚴君平千餘言。今已佚。惜哉。

敬忠以勸

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猶云。敬忠與勸也。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不。猶云。當克與否也。韓退之詩。凡今之人。急名以官。蔣之翹云。韓文與多作以。皆此類。

揚長抑短

馮唐傳。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已。師古云。已猶耳。愚按何已問辭也。凡問之餘聲。揚以長。則爲何耶何與。抑而短。則爲何已何耳。

世說用已字

世說。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又云。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此已字猶又也。愚按已音與噫譆相近。

考工里讀已

考工記。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鄭注云。里讀爲已。聲之誤也。

孟子朱注參

孟子。願比死者一洗之。又云。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朱注云。比猶爲也。按魏志東夷倭人傳。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比如、譬如也。亦可參一說。

曾子唯與宋玉唯不同

論語。曾子曰唯。朱注云。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楚襄王問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然亦應聲也。既唯又然。重應之也。按唯字有兩義。如曾子曰唯。是答者心契其言。而更無所疑惑之辭。如宋玉曰唯。則是猶未以爲然。姑且答之。然後徐理其說也。又鬻子對文王曰唯。疑注云。既唯而又疑。如太史公唯唯否否之意。愚按此類竝是姑應之辭。非實然之也。

陸說爲長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杜注。以其人能靖者句絕。陸氏釋文。以與字句絕。愚按陸說爲長。言有大功而不酬之以貴仕。其人能安靖耶。有幾人也。有幾。正謂其無人也。

其爲仁矣

論語。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其爲仁矣。猶云。其爲仁也。是頓挫之辭。言惡不仁者。其於爲仁也。不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不使不仁之或加。是乃所以爲仁也。

豈其卿

漢書王貢兩龔傳。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豈其卿者。猶云何必卿也。又後漢書隗囂傳。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注云。多。厚也。言未可厚以爲非笑也。與豈其卿二句。語俱古峭。

如匪行邁謀

左傳襄公八年引詩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杜注云匪彼也顧氏補正云詩箋云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愚按謀夫雖多而無老成人譬如行邁而不與行邁者謀終不得其道耳此匪字當仍訓非然補正說亦通兩存之以備考

倒文

左傳閔公元年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與其反設之辭倒文也今人入詩入文俱襲用此體

所非誓辭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公十三年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宣公十七年所不此報無能涉河襄公二十三年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二十五年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昭公三十一年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定公三年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六年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哀公十四年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杜注竝云所誓辭也愚按所字未必便是誓辭疑當時誓辭之例以所字爲發句而繼之以有如云何也

四尺許

禮記檀弓。其高可隱也。鄭注云。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疏云。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曰，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愚按四尺所。猶云四尺許。未定是四尺也。故鄭注云所。

舉家

顏氏家訓。舉家無食。汝何處來。舉家猶云全家。今尙有此言。

俞愈

荀子。榮辱篇。淸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云。俞、讀爲愈。

每有良朋

爾雅云。每有、雖也。郭注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邢疏云。況茲永長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人來茲。對之長歎而已。此言與朱子小異。

乃字義別

禮記雜記。祝稱卜塋虞。子孫曰哀。夫曰乃。鄭注云、夫曰乃。某卜塋其妻某氏。孔疏云。妻卑故以明夫之尊也。按書盤庚。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此與上義別。

盡後盡前

曲禮。虞坐盡後。食坐盡前。此盡字當讀如卽忍切。今作儘也。儘前儘後者。言極至于前。極至於後。不容餘地。今俗云儘讓是也。

往近王舅

詩大雅。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說文云。按古文讀近爲旣。朱傳云。近、語辭也。愚按朱說爲長。往近王舅。猶言汝往哉王舅也。

朱傳恐非

詩國風。宛在水中央，言宛然如在也。又國風。宛其死矣。此宛字亦是如辭。然是假如之義。與宛如不同。朱傳訓爲坐見。恐非。

亶但

詩小雅。亶其然乎。言信然也。又通作但。漢書賈誼傳。非亶倒縣而已。又作信解。

倪天之妹

詩大雅。倪天之妹。毛傳云。倪磬也。孔疏云。磬作是天之妹。又云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喻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愚按倪非譬喻。當是宛如之義。故以譬喻釋之也。倪、五兩也。又謂之綄。所以相風者也。恐是綄完音近。遂以倪作綄。而以綄通宛也。

少小古通

小、少也。古通世說。上意欲令小加宏潤。又云。日小欲晚。

坐不廉

漢書景帝紀。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按漢法。入罪曰坐。言罪與律應。不得移動也。賈誼傳。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此猶今云。緣某事落職也。

義有不同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師古漢書注云。十五郡中。又往往有公主列侯之邑也。愚按公主列侯食邑。不盡在十五郡中。乃時有之。故云頗也。漢書車千秋傳。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云。言往往尙爲蠱也。愚按脫或辭。頗脫不止者。言時或有爲之者。不休止也。此二條義有不同。不可不辨。

多夥

史記注云。楚謂多爲夥。說文。齊謂多曰夥。皆非也。夥驚歎聲耳。非多之方言也。

舍皆取諸其宮中

孟子。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趙注云。舍、止也。愚按止猶只。舍是止息之義。借作止辭。舍字當讀作去聲。

唐人疏狀用者字

唐人疏狀。凡引勅旨訖。則以者字足之。如韓退之論變鹽法事宜狀。右奉勅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陸宣公狀。河中後請罷兵狀。作日欽溆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溆奏來者。此者字。當時體例如此。宋人亦多用此式。

我非愛其財

孟子。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我非愛其財句絕。而易之以羊也。猶云而易之以羊矣。言我非愛財。而後以小易大。然既已以小易大矣。宜乎百姓之謂我愛財也。應作如此解。

浸假爲漸者非

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郭象云。浸漸也。愚按浸假而化者。言假如漸化倒文也。郭云漸者。止以訓浸。非訓假也。今遂以浸假爲漸者非。

匪且有且

詩周頌。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云。且、此也。鄭箋云。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正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問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自古而如此。所由來久。非適今時。孔疏云。有天下者。主于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

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正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按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往往

漢書高帝紀。見諸將往往耦語。往往常也。二字本此。

儻黨

史記伯夷傳。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省作黨。漢書董仲舒傳。猷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云。黨、他朗反。

請者以卑承尊之詞

以卑承尊。有所啓請。故云請也。論語請問其目。又云。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匡鼎非匡衡字

漢書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應劭云。鼎、方也。賈捐之傳。顯鼎貴上信用之。如淳云。言方且欲貴也。又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雅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遂以匡鼎爲字矣。應以服、應二說爲是。

幾何頃

史記循吏傳。市令告相曰。市亂。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幾何頃。猶云幾何間也。今北人謂地

百畝曰頃

數無奇零曰整

凡數無奇零曰整。蜀志諸葛武侯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

日食言有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亦云有者。凡日月合朔。日乃食。然亦有合朔而不食者。有食有不食。故云日有食之也。

十有一年

隱公十有一年。正義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云有也。愚按以奇從盈數者。十是盈數。一是奇零之數。十有一年。猶云十零一年也。或云有、又也。然則十又一年奇。是以奇從盈之辭也。如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是也。

偶然耳

晉書儒林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事。昆對曰。偶然耳。此眞有道之言。

伯某甫

儀禮士冠禮。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

疏云伯某甫者若云尼甫嘉甫也但設經不得定言人字故言甫爲且字是以禮記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鄭云某甫且字以臣不名君且爲某之字呼之愚按伯某甫者無所指名之辭凡無所指名及泛言事物與不知姓名皆云某也如儀禮聘禮反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君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漢書項籍傳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元許后傳設妾欲作某屏風張于某所柳子厚文永有某氏之類是也某甫復者不敢斥君之名也如尚書惟爾王孫某禮記孝王某之類是也

今人云豈敢

禮記投壺賓曰敢固辭主人曰敢固以請儀禮士虞禮敢用絜牲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也今人云豈敢本此

勸說卷四

楚辭多陳蔡間語

楚辭九章多陳蔡間語。如云。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宋玉九辨。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厥按而學誦。又云。忠昭昭而願見兮。然蹇噎而莫達。又云。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此然字發語辭也。今陳蔡閒發語。猶云然完也。

六輔

漢書兒寬傳。寬表奏開六輔渠。韋昭云。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云。溝洫志曰。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溉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今稱三輔非也。

世說贊毛詩

世說。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此後人作詩所謂警句也。

懸見排蹙

顏氏家訓。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

見排蹙。懸、猶預也、凡預計遙揣。皆曰懸者。懸是繫物之稱。物繫則有不定之勢。預計遙揣。懸也。

傳經最先

漢書神仙傳。河上公授漢文帝素書二卷。曰。余注此經以來。一千餘年。凡傳三人。連子四矣。此傳經之最先者。

皐某復

禮記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注云。皐者引聲之言。

交唐人語

陸宣公奏議。交下不存濟。蔣之翹韓退之集注云。交唐人語。

佗作它

漢書文紀。佗作它。韓安國傳。所推舉皆天下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云。於梁舉二人。至于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

俄作蛾

俄通作蛾。漢書班婕妤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如淳云。蛾無幾之頃也。

那那

左傳。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奈何也。杜注云。那、猶何也。顧氏日知錄云。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

邪

左傳。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天邪、地邪。漢書。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爲也字誤矣。以邪作耶。更非。

釋名嗟

嗟。釋名云。嗟、佐也。言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漢書匈奴傳。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云。嗟者。歎愍之言也。愚按亦與噫通。

不瑕有害

詩鄘風。泉水。淪臻於衛。不瑕有害。朱傳云。瑕、何也。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于義理乎。又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朱傳云。不瑕、疑辭也、愚按毛傳。訓瑕爲遠。與詩義全無干涉。朱傳義長也。不瑕有害。猶云得無有害。蓋泉水以衛女義不得歸。故疑歸而有害。乘舟則入國既傷二子見害。乃故爲唯恐見害之言。以哀之也。

爲山霞高

後漢書劉昭序。爲山霞高。不終路乎一壜。霞當是遐之訛。

良

漢書五行志。鄉亡桓公。星逐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師古云。良猶信也。後漢書獨行傳。雖事非通圓。良其風

軌有足懷者。景丹傳。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爲吾來。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其義竝同。又甚也。

固當

漢書萬石君傳。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按固當者。反言其不當也。如管子。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子。漢書張釋之傳。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傳。曉人不當如是邪。不當者。反言當也。皆此類。

羌作慶

羌作慶。出漢書敘傳。恐罔蠲之責影兮。慶未得其云已。

烝

國風。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小雅。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朱傳云。烝然發語聲。或謂衆多之貌亦通。

山東人呼得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云。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愚按今山東人。呼得字爲德歸切。與登字音近。故以得來爲登來也。

猷來無棄

爾雅云。猷肯可也。郭注云。詩曰。猷來無棄。肯今通言。疏云。皆肯可也。詩曰。猷來無棄者。魏風陟岵文也。肯

今通言者。邶風終風云。惠然肯來是也。愚按猷訓爲肯者。猷、尙也。尙、庶幾也。猷有庶幾之義。故得爲肯也。凡云肯者。唯恐其不肯也。書盤庚。汝猷黜乃心之猷。亦當訓作肯。舊注訓作謀猷之猷。恐非。

譬猶亦作辟由

劉琨答盧諶書。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

攸迪

書洪範。鬱倫攸敘。漢書五行志引書作鬱倫逌敘。師古云。逌、古攸字。

詩用侯字

小雅六月云。侯誰在矣。鄭樵云。侯、維也。維亦乃也。按詩用侯字不一。如周頌。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此侯字在句首乃也。如小雅。亶侯多藏。此侯字在句中。維亶侯猶云信維也。

不任

左傳成公三年。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不任猶云不當也。荷之于身謂之任。當有任受之義。故任得爲當也。又吳志諸葛恪傳。卒腹痛不任入。此任字猶能也。謝朓左傳啓。伏銘私荷。不任下情。此不任猶云不勝也。義各不同。

荀子名言

荀子榮辱篇。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

履者也。凡在言也。斯爲名言。

濟水清

水經注。今濟北東阿四十里。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水之目焉。此濟水清之本。

子書習氣

荀子宥坐篇。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齊物論。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也。庸安、庸詎。皆子書習氣。

小哉閨

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小之閨。猶云小哉閨也。

國策句讀

戰國策。山東相合句之。主哉不惡卑句之。之國者可長存句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句。此燕之上計也。此言其主苟不惡卑名而相合。則其國可長存。其猝有事。則戍韓梁之西。以援之也。今人多讀不成句。注意亦不甚明。故載之。

彼其之子

詩國風。彼其之子。禮記表記。引詩作彼記之子。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引詩作彼己之子。杜注云。己、音記。又左傳文公十四年。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云。猶言某甲。顧氏補正云。夫己氏。猶言彼己之子。

而今而後

論語。而今而後。而今猶云如今。而後猶云以後也。顧氏日知錄云。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云。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二十餘事。易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虞翻云。而如也。書顧命。其能而乂四方。傳釋爲如。孟子。九一而助。趙岐云。而如也。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劉劭曰。而當讀作如。左傳隱公七年。猷如忘。服虔曰。如而也。僖公二十六年。室如懸罄。注云。如而也。昭公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云。而何、如何也。史記賈生傳。化變而嬗。韋昭曰。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韓非子。嗣公知之故而駕鹿。呂氏春秋。靜郭君泫而曰不可。又曰。而固賢者也。荀子。巍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後漢督郵班君碑。柔遠而邇。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使有司日省時考之。又曰。然如。曰禮云禮云。又曰安如易樂而湛。又曰。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張。後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無爲如治。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太尉劉寬碑。去鞭拊如獲其情。弗用刑如弭其姦。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易王弼注。革而大亨以正。非當如何。皆當作而。愚按孟子。而主癰疽。與寺人瘠環。此而字。亦當作如。其他類此甚多。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正義云。古人多祇同音。顧氏日知錄云。後漢書郎顗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注。訓祇爲大。非也。按易復卦初九。无祇悔。九家本作多。古人多祇二字通用。正字通云。易无祇悔。王肅陸績本作祇。按祇作禔因氏。是聲近而僞。非古通也。廣雅云。多、祇也。多亦訓祇。非多卽古文祇字。九家晁服。合多、祇、爲一。非鄒陽傳之祇作秖。從禾。賈嬰傳之祇作祇。從衣。皆俗本傳寫。因示衣禾形相似而誤。非祇秖祇古通也。愚按多見其不知量也。朱注云。多與祇同。云同者。是卽以多爲祇也。古字頗少。多相通借。九家晁服。必有依據。然訓釋之文。當云某字與某字通。若竟云某字卽某字。所未安耳。

諸經用此字各別

諸經用玆、斯、此、各別。尙書多言玆。論語多言斯。大學以後之書多言此。又云。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于曾子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間。而世代之別。從可知矣。

噫本周頌

後世歌詞皆出三百。雖一字一句。未有出其範圍者。後漢書梁鴻傳。作五噫之歌。又漢書溝洫志瓠子歌云。燒薪條兮。噫乎何以御水。不知師古云。噫乎歎詞。不知詩周頌。噫嘻成王。已先之矣。

駁升菴楚詼說

漢書韋孟傳。在予小子。勤詼厥生。注云。詼歎聲。許其切。楊升菴云。方言。楚謂然曰詼。說文云。膺也。離騷歎

秋冬之緒風。說文云。欶、膺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辭也。愚按漢書之誤。離騷之欶。並是歎聲。方言之誤。乃答辭也。義各不同。說文訓膺者。從乎方言而爲辭。非訓漢書。離騷也。又按欶一音於開切。與唉同。今廣東土語。謂是曰唉。

奇爲翳薈

水經注。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而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沁波漱石湖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於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沁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於山渚。蒙龍拔密。奇爲醫薈也。又云。沁水東逕野川縣。故城北水北有華嶽廟。廟前有攢栢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玩也。宋本奇爲翳薈。作最爲翳薈。

城垂淪半

蜀志先主傳。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水經注。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垂字用此義。

危得之危殺之

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趙后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云。危、險也。愚按俱應作幾字解。言幾得之。幾殺之也。

齊魯之語

禮記緇衣。資冬祈寒。鄭注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種桑界上

襄陽耆舊傳。韓係伯鄰居。種桑樹於界上以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今蜀人于界上種桑。猶有此風。

黎明

史記晉世家。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索隱云。犂猶比也。按今人謂將明曰犂明。黎字本此。

三世希不失

論語三世希不失矣。正義云。希、少也。愚按希不失。猶云鮮有不失。

微將軍

漢書趙充國傳。微將軍誰不樂此者。顧氏日知錄云。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爲之。師古以微字屬上句讀非。愚按微將軍。猶言非獨將軍。省文也。

易詩用居

易繫辭。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正義云。或此卦存之與亡。吉之與凶。但觀其中爻。則居然可知矣。愚按詩大雅。居然生子。鄭箋云。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正義云。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朱傳云。居然猶徒然也。鄭說固非。而徒然之義。亦無所明。又按生民詩。上帝居歆。箋云。

上帝則安而歆饗之。訓居爲安。於義爲協。然則易云居可知者。謂觀其中爻。則吉凶存亡之故。安然而知之也。詩云居然生子者。謂安然生子。而無有災害也。

居諸不可代日月

詩國風。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正義云。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可居諸也。日居月諸。照臨下上。毛傳云。日乎月乎。照臨之也。今人竟以居諸代日月非。

東齊曰胥

爾雅云。僉、咸、胥、皆也。郭注云。東齊曰胥。見方言。邢疏云。方言云。僉、胥、皆也。自山而東。五國之郊曰僉。東齊曰胥是也。

殆始不同義

詩國風。殆及公子同歸。毛傳孔疏。殆皆作始解。以爲生之始然。殆始同義。按殆字仍應作將字解。易繫詞。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作始解。便說不去。

識小編

董豐垣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識小編二卷國朝董豐垣撰。豐垣字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東流縣知縣。是書凡二十四篇。議禮者十之九。如前儒謂祭社即祭地。多不信周禮祭地於澤中方邱之文。豐垣因襲其說。而附會於周禮。謂澤中之方邱。即王制之大社。同在庫門內。今考明堂位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土。日用甲。月令曰。中春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肆師社之日。泣卜來歲之稼。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據此。則祭社自以春秋甲日。方邱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爲一也。豐垣又因方邱一名方澤。遂牽一澤字。併合澤宮方澤爲一。今考禮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疏曰。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又考周官澤虞註曰。澤水所鍾也。則方澤之宮。皆近川澤。庫門之內。焉得爲水所鍾乎。豐垣又謂卿大夫入官而受祿者。待臣之常數。有功而受地者。優臣之常典。則是無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變。今考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云制度者。舉其常也。則大夫有采。非優異之特典明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言乎大夫士之

常祿也。晉語。韓宣子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賦祿。問於叔向。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爲難。叔向對以無績於民。乃與子干均其祿。夫受此一卒之地。傳明言無績於民。則豐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誤乎。春秋襄二十二年。傳曰。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蓋倍魯大夫御叔之賦也。杜註。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御叔於魯。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國邑。昭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奪之官邑。夫屠、祝、豎、徵職耳。而亦得有官邑。則謂有功始受地。何所據乎。豐垣蓋誤讀周禮司勳之文。以賞田加田爲采地。故有是說也。豐垣又謂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高祖廟矣。今考大傳。干祫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偏祫太祖以下。據此。則干祫止及高祖。自據無始祖廟者耳。豐垣卽以證大夫無始祖廟。是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大傳曰。別子爲祖。註曰。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以爲祖而無廟。豈尊祖之謂乎。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據此。則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遷於上也。大夫而爲大宗。若無始祖廟。又何緣爲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禮意。況周官祭僕有曰。凡祭祀

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註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同姓之卿夫夫．尙得遠立祖王之廟．而先自絕其始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詳檢也．他如謂禹貢五服．職方九服．二而實一．謂周禮公五百．侯四百里．猶云今魯爲方百里．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謂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及魯語郊堯而宗舜．亦皆前儒之緒論．至駁萬斯大禘祫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及東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說．又駁毛奇齡祧主別立廟．不藏太祖廟之說．議論最正．援據亦詳．爲有裨禮制．在近人之中．尙爲究心經義者．雖論多出入．固亦有可節取者焉．

識小編卷上

烏程　董豐垣　撰

唐虞五服成周九服考

案王制九州。州方千里。是方三千里之地。積之爲方千里者九也。與禹貢五服。職方氏九服。皆不合。鄭康成謂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殷承夏末。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廣其土增其爵。此以王制爲殷制。而職方氏爲周制也。不知禹貢言面。與周禮言方不同。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禹貢五服。帝畿在內。各數其一面。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爲五千里。職方九服。王畿不在內。通舉其兩面。九服總四千五百里。幷王畿爲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貢。特五百里之藩服。益穆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是其地。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陸氏佃、易氏祓、金氏吉甫之說。足以破千載之疑矣。許愼以漢地里志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蓋計其延袤而言。非開方也。又賈公彥云。若據鳥飛直路。此周公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不異也。是禹服。周服。實皆五千。但書據鳥飛直路。禮計山川屈曲。故多寡不同耳。案二經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跡屈曲之理。禹貢雖指已辨之矣。由斯言之。禹貢五服。共五千里。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卽百里采。流卽二百里流。舉首尾以該中。國語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衞賓服。衞所

謂奮武衛即綏服也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皆虞夏之制也職方王畿幷九服大司馬作九畿共五千五百里周官稱六服羣辟者孔疏謂夷鎮藩在九州之外王者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也又稱五服一朝者孔疏爲要服路遠不能常及期故不數也若王制之方三千里所謂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專指井田之實數言之也周官之五千五百里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言之也不然如鄭康成之說方三千里者是方千里者九也方七千里者是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周之於殷五倍其地而有奇而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經無明文何由三千里而拓至七千里耶

案大戴禮朝士篇云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與職方里數不同蓋職方九服王畿不在數內大戴禮則幷王畿數之耳

周禮封疆孟子王制田地說

周禮言封疆自方五百四百三百以至二百一百里孟子言地王制言田自方百里以至七十五十里周禮之男邦當孟子王制之公侯有說乎曰成周幅隕之廣未有過於漢者請以漢地理志證之漢時天下之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

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麓、鞏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帝王世紀。禹貢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本諸孝經援神契。與漢志不同。季氏本曰。其曰定墾者。漢時已墾之田也。可墾者。通計周時井授之田而荒蕪者尚在其中也。然漢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周步百之畝二畝四分。每頃當周二百四十畝。可墾之田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周七千七百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頃八十畝。王制以爲八千一百萬頃。舉大略也。今通計王制井田之數。天子田方千里。積九百萬頃。公侯二百四十國。積二千一百六十萬頃。伯四十八國。積二千一百一十六萬八千頃。子男九百六十國。積二千一百六十萬頃。餘四百一十三萬三百七十二頃八十畝。以爲附庸閒田。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千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附庸之數。大率倍於子男。則餘田不給於封矣。況閒田乎。愚按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亦舉大略而言。豈足盡信哉。朱子語錄。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諸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闊。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難概以三分去一言之。張氏栻以王制三分去一。爲傳者之失。若周官九服方五千五百里。爲方千里者三十。方百里者二十五。提封田二萬萬六千五百五十萬頃。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當周田三萬萬四千八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頃。增於周者。八千二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七十二頃。漢武帝東置元菟、樂浪。西至張掖、酒泉。南置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眞、

日南、犍爲、等郡。北至朔方。故疆域之廣。非前代所及也。由是觀之。孟子言地。王制言田。皆班祿之實數。所謂土其田也。漢志可墾之田是也。周禮之封疆。猶詩之大啓。左傳之賜履。論語之邦域。韓之奄受北國。衞之封畛土略。所謂制其域也。不特兼山川附庸言之。漢志邑居、道路、山川、林麓、鞏不可墾者。皆在其中也。

案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當作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似不可盡泥。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猶云今魯猶方百里者五。非爲方百里者二十五也。如國策。楚地方五千里。亦止千里者五。非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也。

有虞氏郊堯宗舜辨

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祭法。更其文曰。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愚謂郊堯則可。宗堯則不可。何以言之。夏之郊鯀也。殷之郊冥也。蓋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其事而水死。皆以死勤事之例也。（杞始以祖禹者郊禹。宋以祖契者郊契。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舜父無功。不足以配天。故郊以堯也。尚書大傳。維十有三祀。帝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按晉語。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注謂。神不歆非類。而以董伯爲姒姓。使虞不郊堯。安用丹朱爲尸哉。至於虞之廟制。雖不可考。然以商周例之。則當自立七廟。不得承堯之祖廟也。

案大戴帝繫篇。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

爲帝舜。元囂卽青陽所謂少昊也。使從祭法而宗堯。則堯爲父廟。譽爲王父廟。顓頊非譽父。以受國爲曾王父廟。少昊爲高王父廟。黃帝尙在五廟之列。顓頊安得爲太祖。且顓頊受國於少昊。何得祧少昊。禘黃帝而以顓頊配乎。惟從魯語而宗舜。則顓頊至舜七世。得爲大祖矣。顓頊父昌意。不在帝位。故不禘昌意。而禘黃帝也。且虞之自立其廟也。有明徵矣。中庸宗廟饗之。益稷祖考來格。生事之則死饗之矣。豈有棄其親廟而宗堯之理乎。益稷虞賓在位。孔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史記。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朱旣奉其祀于丹。而舜復宗其廟于虞。其可乎。惟舜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孔疏謂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也。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孔疏謂神宗當舜之始祖。爲黃帝、顓頊、之等。庶近之矣。然帝繫所載。帝王世次。亦不可盡信也。堯典。有鰥在下曰虞舜。（路史。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晉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與夏禹、商契、周棄、並列其爲始封之君無疑。韋昭以爲舜後虞思謬也。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魯語亦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而帝繫自顓頊至瞽瞍。無幕名。惟舜之自立祖廟。則斷無疑者。魯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幕、舜之先也。非堯之先也。虞旣報幕。則郊堯而不郊嚳。宗舜而不宗堯。益明矣。韋昭謂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亦曲說也。

論丹朱爲堯尸答曹丈大斌

承論丹朱爲堯尸。與孫爲王父尸未合。竊謂昭穆之名。起於太廟中祫祭位鄉。書稱乃穆考文王。詩謂武王爲昭考。是祖宗之昭穆也。左傳文昭武穆。周公之胤。是子孫之昭穆也。古者孫爲王父尸。子不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若郊堯之日。本無昭穆。何父子之嫌哉。客更有難者曰。天非人鬼。安得有尸。曰。節服氏送逆尸從車。張子謂后稷配天而有尸。則郊堯有尸明矣。如冢人凡祭墓爲尸。丹朱奉堯之祀。亦猶冢人之守墓也。以爲堯尸。不亦可乎。

太社在郊辨

郊社之聚訟也。自漢立南北郊始也。余謂禮有郊天而無郊地。有南郊而無北郊。何以言之。按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社稷。則希冕。月令。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皆社稷對舉。而別無地祇之祀。大司樂。但言冬日至。祭天于地上之圜邱。夏日至。祭地于澤中之方邱。而無南北郊之說。至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家語。兆邱於南。尚書大傳。祀上帝於南郊。逸周書。設邱兆於南郊。而北郊無文。（漢志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下四句。乃申說祭法之意。非禮記本文。）以是知祭地之太社。周禮謂之方邱。亦謂之大示。祭法謂之泰折。詩書謂之冢土。亦謂神后后土。實在庫門內之右。而非在北郊明矣。或曰。澤中方邱。周禮有明文。而謂在庫門之右。有說乎。曰。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也。禮運。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則社不名郊可

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稷。註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詩酒立家土。與皐門應門並舉。亦在國之一證。是太社在庫門之右。一名方澤。爲二方壇。東社西稷也。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祀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命。戒百姓。是澤宮與祖廟同在庫門內也。又云。王親誓社以習軍旅。射義。天子將祭。必將習射于澤。司弓矢云。澤供射椹質之弓矢。是太社壇周以澤宮。澤北正中爲橋。橋內近北空地。爲習射處也。祭時王自應門而西。由橋以至澤中方邱也。近蔡氏德晉。論之詳矣。或曰。禮兆天於南郊。兆五帝於四郊。則地在北郊無疑。而子關之何也。曰。地祇與天神不同。按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春東郊。迎夏南郊。迎秋西郊。迎冬北郊。而惟冬至郊稱皇天。亦曰上帝。是圜邱爲南郊。對五帝之在四郊者言之也。所以祀天神也。祭法。太社以下。爲王社、國社、侯社、置社。而惟夏至太社稱皇地。亦曰后土。是方邱爲太社。對王社以下者言之也。所以享地祇也。或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何以地外有社乎。曰。地卽社也。諸侯不曰地。而曰社者。猶公羊子天子祭天。諸侯祭土爾。家語謂天子太社。祭率方土。亦故謂之地。王社祭畿內土。亦國社、侯社、祭一方土。亦故但謂之社也。是也。或曰。郊社有常期。曲禮大饗不問卜。是已。而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何與。曰。此謂國有大故。如天子將出。祀上帝及四望類于上帝。宜于社。以非常祀。故卜日爾。非正祭也。本劉氏敞。

案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列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

林、川澤、四方、百物、而獨不及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列舉四望、四類、山川、邱陵、墳衍、之兆。而亦不及地。則大示卽社也。祭法。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山林、川谷、邱陵、而不及社。司服。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享先王、先公。饗射。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羣小祀。而不及地。則社爲地祭明矣。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於郊曰報本反始。於社亦曰報本反始。泰誓。郊社不修。中庸。郊社之禮。曾子問。嘗禘郊社。皆與郊對舉。則社非祭地而何。召誥。用牲于郊。乃社于新邑。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則社非在國而何。社在庫門之內。自不得以郊名矣。

郊用辛社用甲說

或曰。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皆有常期。而郊特牲。郊用辛。社用甲。何也。曰。周郊以日至。（武成。庚戌柴。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是告祭。非正祭。）祈穀以元日。（鄭康成以爲上辛。）但卜牲而不卜日。魯僭祈穀之禮。而名曰郊。明堂位。孟春寅月。祀帝于郊。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雜記。引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可以者。獻子謂此月宜郊。明前此未嘗用也。不用日至之郊。降于天子也。其日皆用辛。成十七年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是也。魯人卜牲。又卜日者。公羊傳曰。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何氏休謂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故卜爾。是也。（魯郊以啟蟄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啖氏助。謂當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正與少牢。筮旬有一日。不吉則

筮遠日。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吉事先近日之例相符。穀梁以爲踰月乃卜者。非是。其以正月至三月爲郊之時。亦與啓蟄而郊不合。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武成。庚戌柴。非日至之郊。不得爲始郊。家語。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蓋周日至之始郊。適遇辛日。故魯人諏用之。非周禮也。至於社之用甲。與月令。仲夏擇元日命民社。正合。乃春祈社稷。亦非夏至方邱之祀矣。

禘祫一事幷歲舉以五月魯禘不追所自出辨

禮大傳。喪服小記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證以國語、祭法。而其義甚明。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卽自出之帝也。虞夏祖顓頊。殷祖契。周祖文王。當祖后稷。別有辨。卽配之之祖也。猶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穀梁傳同。五年而再殷祭。但言殷廟。未毀廟之主。而不及所自出。則大祫之非禘。昭昭矣。趙氏匡。分禘祫爲二。朱子取之。楊氏復又推廣之。一破漢魏支離之說。萬氏斯大。乃欲合爲一事。幷謂禘歲舉以午月。魯禘不追所自出。是大不然。大傳以祖配之。與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一例。無羣祖並配之文。既云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云以其祖配之。決無上指始祖。下包羣祖之理。且合禘祫爲一。則周禘時。后稷亦屈從南北之班。昭穆亂矣。今謂始祖而下。皆曰祖。以祖配之。可以包諸祖。謬一也。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則郊禘並重矣。國語祭法。皆以郊禘對言之。爾雅。禘、大祭也。蓋取報本追遠之意。若以不合昭穆而小之。則孟

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及羣祖。亦不得名大祭乎。謬二也。詩、周禮、公羊、爾雅、明堂位。皆云。春祀、夏禴、秋嘗、冬烝。亦有謂之禘者。三年喪畢之祭。謂之吉禘。如春秋吉禘于莊公。按杜氏預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太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近毛氏奇齡。謂禘祭有三。而無祫名。一曰大禘。一曰吉禘。一曰時禘。吉禘即大祫。惟三年喪畢有之。愚謂大祫。是合毀與未毀之主。當在太廟。而不得在禰宮矣。全氏祖望曰。吉禘之祭。周時或有其禮。但曰吉禘。則與大禘不同。而所謂審昭穆者。亦仍當在太祖之廟。不應在禰廟耳。其謂吉禘即大祫。則果謬也。左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四時之祭。謂之時禘。左傳之烝嘗禘於廟。王制之春礿、夏禘。祭義、郊特牲之春禘秋嘗。荀子之禴禘、烝嘗。左傳昭十五年春。禘于武宮。而經書有事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而經不書。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于僖公。而經書崇祀先公。變祫之名而曰禘者。蓋小禘也。原非禘也。猶冬烝之在三年謂之祫。而每年則小祫也。亦非祫也。萬氏專據夏禘之文。并雜記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謂魯初以六月行禘。明堂位。其定以七月。則由獻子。且援日至郊天之例。每歲五月舉行。謬三也。天保之詩。但言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而不及自出之帝。則禘非時祭可知。萬氏又以詩作于文武。實諸侯之禮。其追王上祀。而春禴、夏禘。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定。竊謂既不追王。詩安得有先王。且中庸言武周達孝。明云禘嘗之義。武成金縢已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中庸追王。蓋在相武王時。則禘郊大典。自武周已制矣。謬四也。萬氏又據公羊五年再殷祭。謂魯雖僭禘。然自爲殷祭。間歲一行。不若周之歲舉。故王制亦有祫則不禘之言。公羊所言蓋魯禘也。案此亦本王制禘一祫而言。然謂五年兩禘。亦與間歲一行不合。謬五也。曾子問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據諸侯若天子則

祝迎六廟之主。公羊傳。大事於太廟。則合祭毀廟未毀廟之主。荀子論禘、祫、烝、嘗之外。又有大祫。是大祫與時祫爲二也。爾雅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又云禘大祭也。是禘與時祫又二也。禘必上追乎自出。而祫則旁及乎祧主。是禘又非祫也。萬氏既合禘祫爲一。又合大祫時祫爲一。妄謂曾子問祫祭于祖。通指嘗、禘、烝三祫。公羊大祫。專指夏禘之祫、烝、嘗之祫通乎。諸侯夏禘。大祫專于天子。謬六也。萬氏泥於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不言文王。謂魯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夫明堂位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乎。清廟之詩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象武之詩云。允文文王。克開厥後。皆祀文王之樂歌。其徹以雍也。曰皇考。曰烈考。曰文母。祀文王之詩。蓋魯用以徹禘祭之祖。而序者遂以爲禘太祖也。使魯但用禘禮。而不及文王。又何以升歌清廟。下管象而徹以雍乎。謬七也。（姚文田世鈺曰。但用禘禮。而不追所自出。先儒之說明堂位者。亦多有此言。愚則第就春秋傳。臨于周廟之文。并杜註所稱文王廟推之。則廟且得立。豈有祭而不追所自出者乎。經文又言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稷且得郊。其禘。文王更不言可知矣。）或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之言也。而子信之可乎。曰按樂記。未卜禘不視學。解者謂禘在五年小成之年。家語。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劉向說苑。三歲一祫。五年一禘。後漢張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亦舉一閏再閏。定禘祫之期。說文。亦引周禮。三歲一祫。五歲一禘。則其說不始於禮緯矣。（家君云。緯書起於哀平之際。劉向尚是元成間人。家語雖非孔壁之書。而所論禘郊祖宗。與祭法相表裏。不必以經無明文而致疑。）余嘗考周禮。儀禮。無禘祫名。而有其禮。喪服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即祫也。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即禘。朝享即祫也。大禘雖非時祭。往往與夏祭相連。明堂位。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今四月也。雜記。七月而禘。今五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崔靈恩謂宜在五月。則禘在夏月明矣。大祫見於公羊傳。而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文、武。爲不踰也。左傳。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亦猶毀廟言之。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朱子以長發爲大祫之詩。阿衡亦與其間。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是時祫之年。止謂之烝。而大祫之年。乃謂之大烝。亦謂之大享也。張純亦謂祫在十月。則祫在冬月明矣。國語明言烝將躋僖公。則祫爲冬祭可知。經書八月。蓋不時也。夫禘在夏月。祫在冬月。其年月各異。而合爲一事。何也。曰三年五年。不知從何年算起。若從君立之元年。則偶有未及三年五年者。奈何。若從開國之元年。則或遭崩薨之事。奈何。曰案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則前君既薨。廢而不舉。當從新君之立年始矣。如三年祫。五年禘。八年祫。十年又禘。公羊。中年再殷祭。謂五年之中。一禘一祫也。爾雅。以禘爲大祭。則殷祭是禘無疑。宣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而不書禘。則非禘也。惟僖八年。書禘于太廟者。此魯之失禮。春秋常事不書。楊氏復謂用禘禮。合先祖。敍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是也。曰詩序。雖禘太祖也。長發、大禘也。子庸知禘之非祫乎。曰。楊氏復謂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于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譽、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其詞簡而該矣。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繼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則似天子之禘。亦可謂之祫。而諸侯之祫。不可謂之禘矣。曰非也。謂天子得以

兼祫則可謂天子之禘卽祫則不可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

禘祫爲一事近代自萬先生外如朱長孺毛大可皆主此論然異同之辭則自漢魏諸經師已紛如聚訟惟唐趙伯循之說朱子有取焉故宋儒亦稱其言簡義該確不可易此文審諦經義而折其中殆欲以折充宗之角矣姚際恒田文

東周祖文宗武辨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萬氏斯大謂西周祖稷而宗文武平王遷洛仍故有之文武廟祖文宗武故西周之廟幷世室而爲九東周之廟合武王而爲八又引周官守祧奄八人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襄王賜胙齊桓顯王賜胙秦孝皆言文武爲證愚謂不然周官守祧奄八人是時未有文武二世室賈疏謂守七廟幷姜嫄廟是也非晚周之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成王營洛邑爲東都郊社並舉豈有耑立文武二廟而不及他廟之理乎洛誥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孔傳謂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是告祭非正祭猶大雅之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國語命魯孝公于夷宮祭統所謂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者也襄王顯王之賜胙蓋指其受命之君而言猶伊訓之祇見厥祖商頌之湯孫之將也非祖文宗武也且東周之祖稷經傳固有明徵矣國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是時東

遷已久。則周不祧稷明矣。證一也。詩長發有元王之文。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之。以歸祀其先王。禮運。宋之郊也。契也。則宋尙祖契。而謂東周不祖稷可乎。證二也。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證三也。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晁注。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證四也。吳幼清謂周祖后稷。文武皆宗。記言有失。乃不刊之論。

天子諸侯太祖考

穀梁傳。始封必爲祖。韋氏元成曰。王者始受命。與諸侯始封之君。俱爲太祖。愚案殷契、周稷。皆始封之君。並不以始受命者爲祖也。三代以下。無始封之君。宜立親廟六。而虛其太祖。以侯始受命者之入可也。諸侯祖廟有三等。一是先代之後。如焦、神農後。祝、黃帝後。蔪、帝嚳後。陳、帝舜後。此五廟俱實者。左傳。任宿須句顓頊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楚滅六。而臧文仲謂皐陶庭堅不祀。宜從此例。若杞祖大禹。宋祖契與湯。觀禮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可見。修其禮物。仍立七廟。不止五廟也。左傳。宋祖帝乙。特使之上體先王耳。非魯鄭立王廟之比也。一是始封之君。如齊呂尙。左傳。嘗于太公之廟。又云。邀福于太公丁公。楚鬻熊、秦非子、類。左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祝融之祀。或楚自立之。非周典耳。國語。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案齊祖太公。則秦不祖伯翳可知。此實四而虛一者。謂虛其太祖。以侯始封者之入。一是王子弟出封。則五廟俱虛。禮諸侯不敢祖天子是也。魯鄭之立周廟。此廟也。非祖也。左傳。以爲鄭祖厲王者非。案左傳。臨于周廟。文王廟。別于周公之廟。子產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厲王廟。別于太宮。則在五廟之外矣。

大夫適士官師廟制考

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兩說不同。愚案大夫干祫及其高祖。則未必有太祖矣。春秋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傳謂展氏之祖。案夷伯不知何人。然無駭隱時賜族展氏。僖去隱未遠。安見夷伯其非皇考廟乎。至昭十二年。左傳。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註謂子太叔之祖廟。亦未見是太祖也。王制諸侯之太祖。不世爵祿。觀中庸祭葬之制可見。世爵周之末失也。豈初制。卽立太祖耶。若諸侯子弟。始爲大夫。則三廟俱虛。大夫不敢祖諸侯是也。惟別子得立出公廟。爲收族教宗女之地。故大宗不可絕。而魚石以向戌在。爲桓氏。雖亡亦偏也。然必立於宗邑。所以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孟嘗立廟於薛。猶是此制。若設于私家。卽爲非禮。三桓是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顯考（當作皇考。）無廟。官師（中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此卽爲士之壇墠。）二說不同。案儀禮。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適士得祭祖。異於中下士之祇祭禰也。王制似不如祭法之備矣。至鄭氏康成。創爲中士下士。祖禰同廟之說。則祭法明云。王考無廟而祭之。顯悖經文。毛氏奇齡。駁之是也。

魯廟制考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是魯有七廟矣。愚謂不然。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傳。魯公稱世室。穀梁傳。伯禽曰大室。是魯公爲世室。在

五廟之外與周公之廟並百世不遷也。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蓋魯人以鞌之戰。倚晉之功。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非宗於廟也。若左傳臨于周廟。杜氏預以爲文王廟。此廟也。非祖也。故不與五廟之數也。至於煬宮之立。與武宮同失。桓宮、僖宮。親盡不毀。皆禮之末失矣。

兄弟同昭穆辨

左傳。大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郕、霍、魯、衞、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祖孫同昭穆。父子異昭穆。此世次之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先入者爲昭。後入者卽爲穆。此廟祧之昭穆也。天子諸侯不幸無後。必以兄弟之子爲嗣。取其昭穆相當也。若世次昭穆。與廟祧昭穆不同。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穆而弟爲昭。考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雖不得竟稱爲子。而昭穆相承。固有爲後之義矣。自西京以下。但知兄弟伯叔之序。而不知臣子之一體。於是創爲同堂異室之制。謂父子異昭穆。兄弟則昭穆同。其說似是而實非也。何以言之。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祖禰爲言。國語。夏父弗忌曰。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異昭穆之明證也。使如何氏休之說。謂隱、桓、與閔、僖同北面西上。則兄弟未嘗異昭穆。特升其位次耳。國語何以云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乎。其不可一也。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說者謂。父子相繼爲一世。兄弟同一世。不知國語

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自武丁至紂凡九世。皆數其弟。無論行輩也。假若兄弟同昭穆。傳弟者歷世不祧。傳子者乃祧一廟。多傳一弟。卽多享一代之祭。如沃丁、太庚、同一廟。至小乙入廟而同祧。一享十六代。一享十五代。小甲、雍已、大戊、同一廟。至武丁入廟而同祧。享十五、十四、十三代、不等。仲丁、外壬、河亶甲、同一廟。至祖庚入廟而同祧。享十三、十二、十一代、不等。是主之毀與未毀。直繫乎傳子傳弟耳。參差不一。何以觀德。其不可二也。案徐邈曰。若兄弟異昭穆。設兄弟六人相君。當祀不及祖禰。劉氏斂駁之曰。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是也。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廟有二主。自齊桓公始也。然則一廟一主。經有明文。同堂異室之制。起於漢代。成周以上。未之有也。乃援考工記。世室、明堂、皆五室之文爲比。謬亦甚矣。其不可三也。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是桓自有宮。不與隱同也。左傳。獻俘于文宮。是文自有宮。不與惠同也。若兄弟同昭穆。則兄爲弟後。如閔僖之類。先弟後兄。猶之可也。設叔繼兄子。則當升附于兄廟。先入者未祧。後入者已毀。天子有得享六代之祭。諸侯不得受四代之祀矣。然猶各居一廟。不壓於所尊也。至祫祭之時。叔之爲臣者。既進位乎父行。兄子之爲君者。反退居于子列。尊卑易位。謂之非逆祀可乎。其不可五也。然則公羊爲人後者爲之子。指昭穆相當者言之也。曲禮稱孝王某。指昭穆不相當。而但爲後者言之也。曲禮。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全氏祖望。以孝子二字爲衍文。愚按某侯是外事之稱。當是孝侯某之譌。惟昭穆不相當。則一切喪祭。如爲子之禮。而不得竟稱子。漢成帝不肯立中山王。而立定陶王。謂兄弟不得相入廟。豈主祭不入廟乎。不以父昭子穆之

禮六廟也。故班固云。廟而不穆。是非同昭穆之說也。謂雖序昭穆。而非父子也。如此。則達禮之變。而不失其常矣。

遷廟藏毀主辨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及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升于太廟。毛氏奇齡據以駁韋氏毀主藏太祖之說。曰。羣廟者。四廟之外。正毀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曰祧廟。惟國有凶喪。則斂而藏諸太廟。今曰毀主藏太祖。則是以凶禮爲恆禮而可乎。又據公羊傳。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羣公爲宮。謂羣公者。考公以後諸祧公也。成六年立武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爾雅。有東西廂者爲廟。無東西廂者爲宮。曾子問。王者與師。曷爲載遷廟之主以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哀三年。桓、僖、宮災。傳謂火踰公宮。及桓、僖、宮。定八年。從祀先公。是時桓距哀十一世。閔、僖、距定七世八世。正所謂毀主藏遷廟。以一宮而合羣公之宮者。幷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昏義。教于公宮證之。是遷廟另一廟。在七廟之外矣。愚謂不然。曾子問。羣廟之主。卽四廟之主也。不言毀主者。藏諸太祖。不必取也。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謂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夫三年之中稱公。則三年之外稱宮矣。毛氏偏據爾雅之文。遂岐宮與廟而二之。不知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

西廂有室曰寢。並未嘗云。無東西廂曰宮也。請以經傳折之。春秋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成三年。新宮災。公羊子曰。宣公之宮也。則考廟也。國語。命魯孝公于夷宮。則王考廟也。詩閟宮。左傳。卜臨于大宮。朝于武宮。求入于大宮。盟于大宮。則太祖廟也。是羣公爲宮。卽四親之廟矣。且曾子問。遷廟之主。猶公羊子毀廟之主也。七廟之主。則未毀廟之主也。非別爲一宮。以藏祧主也。春秋桓、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謂毀廟不當復立。故災。家語亦詳載其說。然則宮卽宗廟也。桓、僖之廟。則當毀而不毀者矣。文王世子。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疏總下文。正廟宮室言之。昏義。明言祖廟未毀。教于公宮。未嘗以爲祧主之廟也。至定八年。從祀先公。當以合祭時正之。如公羊子。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非有閔、僖二宮矣。使考公以下。諸祧公別有一宮以藏之。則魯立煬宮。立武宮。皆未嘗稱廟。不過遷廟中之二宮矣。春秋又何以非之耶。大戴禮。白虎通。許愼五經異義。以及公羊穀梁諸說。皆云。宗廟之主。藏于太廟室壁。韋元成謂毀廟藏于太祖者。得之。鄭康成謂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則文武未立世室時。太王、王季已遷入太廟夾室矣。朱子又謂。自立文武世室之後。凡昭之祧主。藏于武世室。穆之祧主。藏于文世室。不必藏于太祖。竊謂惟文武二世室則可。設太廟以下。止有一世室。如魯之伯禽。（成六年。立武宮。與煬宮一例。明堂位誤以爲武世室。）齊之丁公。（據左傳。邀福于太公丁公。亦是不祧之廟。）則昭之祧主。入于世室。而穆之祧主。又藏于何所乎。恐當以太廟爲正。

識小編卷下

內諸侯受地受祿考

周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采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采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采地。此內諸侯之食采王畿者。而不詳其數。賈疏分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于經無據。王制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夫以王畿之地。割封太半。其何以待諸侯乎。此漢儒之鑿也。鄭氏以爲殷制者謬。曰然則季氏本以爲視其祿。而非視其國者非歟。曰按孟子。視侯、視伯、視子、男之文。不繫于君十卿祿之後。而繫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下。則視其國而非視其祿也明矣。嘗考周之封邑。不過周、召、劉、單、祭、凡、蘇、毛、諸國。及鄭之始封而已。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卽劉、單、鄭、亦有功王室者。故得國于畿內也。然則入官而受祿者。視三等君田。先王待臣之常數也。其子孫繼之。故孟子仕者世祿。而官不世。世官乃周之末失。有功而受地者。視三等建國。先王優臣之特典也。其子孫繼之。故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而爵不世。豈有九十三國之理哉。案左傳。晉獻公賜趙夙耿。畢萬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趙簡子誓以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之類。皆有功特賜者。非制祿之常矣。

外諸侯孤卿大夫士考

諸侯無三公。惟大國得立孤一人。如公之孤、執元孤、卿載旜之類是也。亞于孤者爲卿。王制。諸侯之上大

夫卿。按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以三卿細分之。則司徒爲上卿。司馬爲中卿。司空爲下卿。以五大夫細分之。則小宰。小司徒。爲上。餘三人爲下。又分之。則小宗伯爲中。小司寇。小司空。爲下也。本崔靈恩。又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脫誤耳。是也。冢宰所謂設其參也。三卿者何。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此武王未克商時。侯國之官。左傳。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諸侯亦有六典。則曷爲幷爲三卿。司徒實兼冢宰。司馬實兼司伯。司空實兼司寇。書大傳。謂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是也。惟宋得備六官。故有大司寇。太宰之號。吳有太宰嚭也。至魯有宗伯。衞有司寇。疑即在下大夫之列。次于上大夫卿者。爲下大夫。王制。下大夫五人。崔氏禮註。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一人。乃統爲五人。是也。所謂傳其伍也。大夫之下。則爲上、中、下士。王制。上士二十七人。其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所謂陳其殷也。鄭氏康成。謂上九。中九。下九。與經文專言上士者。不合。徐氏師曾。以爲中士三倍上士。下士又三倍中士。似覺太繁。更詳之。孤卿、大夫、士、下各有府史胥徒。孟子以爲庶人在官者。所謂置其輔也。鄭康成專以府史釋之。今從葉氏時說。

內諸侯家臣考

案冢宰。施八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註。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降于外諸侯者。特兩卿之異于三卿耳。其見于周官者。禮官之屬。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之屬。有都司馬、家司馬。刑官之屬。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于都。則一官專主。都家之八。則皆都鄙之官也。然未嘗不歸于王之所

御。如都家中人。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都家司馬戒令。則必聽于國司馬。方士、都士、家士獄訐則必上於國。而聽于朝。朝大夫掌都治之治。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是也。然則內諸侯之私士。孰非天子之公臣乎。

列國大夫家臣考

案曲禮問大夫之富。有宰食力。則大夫有宰矣。大夫稱主。則其臣稱僕。王制。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也。亦有稱之大夫者。檀弓。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左傳。魯有邱大夫、郠大夫、是也。亦有謂之士者。左傳。大夫臣士是也。卽玉藻所謂私人也。若上、中、下、士。則玉藻所謂公士者也。家臣之數。雖不可考。然亦有司徒、司馬、之官。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左傳。叔孫氏之司馬竷戾是也。

五畝之宅考

孟子。五畝之宅者。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民之邑居在都城者。此二畝半在邑也。詩。中田有廬。穀梁傳。公田爲居。漢食貨志。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此二畝半在田也。于是毛萇傳國風。鄭康成註詩禮。何休學公羊。范甯解穀梁。趙岐註孟子。咸謂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則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余謂在邑者。城外諸邑。非國中邑也。何以言之。遂人。夫一廛。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則在野之明證也。月令。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是掌野之官。而不及

國中之吏。則國邑之無桑可知。豳風。遵彼微行。在春日載陽之後。是時出野已久。而毛傳卽引五畝之宅爲證。言其采之便也。乃鄭氏上入執宮功箋。復謂上入都邑。則稍縣鄙之民。去國都遠甚。其能使女子執懿筐以求之乎。而謂國邑之說。其尙可信乎。且就地勢考之。亦有不能容者。天子之城。據典命疏爲方十二里。積一百四十四里。祖社、朝市、王宮、去其三之一。餘九十六里。而羣臣之里。取諸國中之公廨。百工之肆。取諸城內之空地。以及諸侯之館。學士之舍。所餘無幾。安足以處稍縣疆八十四萬里之民乎。且賈氏公彥。以遂外四百里公邑。皆從貢法。惟三等采邑。乃制井田。則惟大都、小都、家邑之民。得入國邑乎。抑都、鄙之地。爲之一空。而至春始出乎。而鄉、遂之民。乃獨處民間。而不得一入乎。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而匠人所云。方九里者。又不待言矣。若大國之城。書大傳。典命疏。並方九里。積八十一里。三分去一。餘五十四里。都鄙六千四百井。每井廬舍二十畝。當得一百四十二里有奇。次國城。書大傳謂方三里。今據典命疏。方七里。積四十九里。三分去一。餘三十二里三分里之二。都鄙三千三百井。當爲廬舍七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小國城。書大傳謂方一里。今據典命疏。方五里。積二十五里。三分去一。餘一十六里三分里之二。都鄙二千一百七十六井。當得廬舍四十八里有奇。然此猶就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都鄙計之也。若如周禮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之說。則都鄙益大。而入國邑者。愈不能容矣。曰。然則載師之廛里何與。曰。以予觀之。則皆市宅也。案廛人有廛市。鄭注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是也。冢宰九賦。止有

關市之賦。無民宅之條。若爲民之上入者。安得復取其稅。管子。先王處農就田野。野處而不暱。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是也。曰二畝半在田。食貨志則既言之矣。若二畝半在邑。又何說與。曰毛氏奇齡有云。王制量地以制邑。凡鄉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公、卿、大夫、王子弟、所食曰采邑。民受田之外。受閒田爲居者。曰井邑。凡鄉遂諸官。皆有官居。自邑而邱、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卽設爲官居。而民遂附之。此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居、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上入執宮功者。入此而已。若趙岐又有保城之說。則都邑原有城。謂之邑城、都城。（如春秋城郎城。向城。部城。鄆城。費城。方城。武城。城平陽。城祝邱。之類。）並非國城。卽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爲民居。使之相守。並非虛國中里廛。以待冬月一時之入也。故趙岐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爲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冬入保城二畝半。此有城之邑居也。愚按月令。孟夏之月。命民勉作。毋休于都。則春夏出田矣。豳風。入此室處。上入執宮功。則秋冬入邑矣。毛氏就都鄙分田邑。與穀梁、班志俱合。足以發千載之覆矣。

原人情。察地勢。又本諸經傳。而旁搜西河毛氏之說。（言皆不朽。沈冠雲文。）

學校考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入學小天十十子八歲入小學。在師氏虎門之左。十五

入大學。在王宮之東。保傅八歲出就外舍。束髮注謂成童。就大學。白虎通。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也。天子之諸子。與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俱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內則十年出就外傅。謂公卿已下之子。年方童幼。且教于家。乃未入小學以前事。尚書大傳。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十一作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是也。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餘子。必由家塾之大小學。以進于鄉。由鄉學以進于國。悉與鄉人同。尚書大傳。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鄭注。餘子猶衆子。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年十五。一作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是也。然則天子之太子、王子。入學雖有先後。而皆入虎門。與王宮之學。羣后而下。惟適子得入。舜典所謂教胄子也。王制。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不及餘子。其餘子與鄉人。則必由家塾以遞升于國也。明矣。家塾之制。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塾。里胥、鄰長。教之于前。周禮。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食貨志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是月餘子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即小節大義。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即大節小義。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是也。少學當云大學。父師、少師教之于後。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其父師。士爲少師。所謂里庶尹也。白虎通曰。古之教民者。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右師即父師。左師即少師也。耰鋤已藏。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立春學止。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

塾。上老父師。庶老少師。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膺行。朋友不相踰。輕任並。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是也。（陳氏祥道曰。說文。閭。里門也。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坐上老。庶老。如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于此。所以教之耕也。愚按班志言入學。書傳亦言傳農事。則陳氏分耕學之說。未確。何氏休公羊學。在田曰疆。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其一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教之之法。與食貨志略同。）所謂家有塾也。閭塾之秀。升諸族學。則族師主之。所謂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是也。族學之秀。升諸黨學。則學正主之。所謂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是也。黨學之秀。升諸州學。則州長主之。所謂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州學之秀。升諸鄉學。鄉老鄉大夫。則三年大比之。鄉士之秀。升諸司徒。曰選士。則三物賓興之。鄉學之制。至此備矣。（陳氏祥道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從而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職簡也。出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俗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者難。故書之止于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職輕。尊者其任重也。）若郊外之遂。由里塾而升諸鄭學。則鄭長主之。由鄭而升諸鄙學。則鄙師主之。由鄙而升諸縣學。則縣正主之。由縣而升諸遂學。則遂大夫主之。周禮獨無明文。先儒謂鄉以教爲主。遂以耕爲主。今以王制不變移之遂如

初體考之。則馬氏端臨以爲互文。是也。至庠序校之名不一。孔氏穎達謂鄉學曰庠。州黨曰序。而記云。黨有庠者。是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陳氏祥道謂校、庠、序、者鄉學也。鄉曰庠。而記言黨有庠者。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州曰序。而記言遂有序者。遂官降鄉官一等。則遂學亦降鄉一等。其名與州序同。山陰陸氏謂鄉有庠。州有序。黨有庠。遂有序。縣有庠。鄙有序。李氏謂州、鄉、縣、遂、有序。族、黨、鄰、鄙、有庠。比、閭、鄰、里、有塾。永嘉戴氏謂州、鄉、里、之間。通謂之庠、序。清江劉氏。江陵項氏。皆謂周于鄉立虞庠。于遂立殷序。于黨立夏校。近西河毛氏奇齡謂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愚按孔氏既言州黨曰序。何謂州學以下皆爲庠。且黨自有序。偶以鄉庠不別立。何以不言鄉有庠。而言黨有庠。是孔氏之說非也。家有塾者。未嘗言比有塾。陳氏何得舉以例黨之有庠。且合五黨而教之州序。合五州而教之鄉庠。何以不言州有庠。而言黨有庠。是陳氏之說鑿也。至于陸氏之縣庠鄙序。李氏之鄉縣有序。族鄰鄙有庠。比鄰有塾。（孔氏穎達謂閭里以上皆有學。並不及比鄰。）則失之無稽。戴氏之通謂庠序。則失之蒙混。劉氏項氏之黨校。與黨正學記之文俱不合。毛氏謂鄉校、黨庠。則周曰庠。乃當代之制。何爲不設于鄉。而僅設于黨哉。然則學者將何從。曰竊嘗質諸家君矣。云。恐州黨以下。可以兼序。遂縣以下。不得兼庠。故禮無文。所謂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又云。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鄉簡不帥耆老皆朝于庠。則鄉有庠。學記術有序。鄭注。術當爲

遂。則遂有序。顧氏炎武曰。案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屬民而飲酒于序。左傳不毀鄉校。疑六鄉中。庠外兼設序校。記言黨庠。蓋舉黨以包州鄉。舉庠以包序校也。似不必泥。六遂則專設序。足以破羣疑矣。案陳氏祥道曰。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之間。鄉射。尊于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于屋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于賓席之東。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遂惟立序。而不得有房室者。亦先王詳內略外之一端也。所謂黨有庠、術有序也。此鄉、遂之制也。鄉、遂已上。則有國學。國學有二。曰小學。曰大學。小學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則以其序。謂之郊人。毛氏奇齡據此。遂之于成均。并周頌酉雝。爲天子大學在郊之證。愚按詩言酉雝。未嘗言辟雝在酉郊也。禮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絕句。則于成均屬下爲是。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非虎門之小學。亦非鄉遂之學也。郊學之制。雖不可考。然文王世子云。于成均。取爵于上尊。其升于國之大學無疑也。大學者。周曰東郊。王制。即在王宮之東。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鄉學所升。皆造焉。是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孔以爲殷制者非。與此異者。陳氏祥道。謂諸侯之制。小學在內。而大學在外。以其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尚書大傳。諸侯三年一貢士。天子之制。小學居外。而大學居內。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然而三學、四學、五學之異其名也。在國、在郊之異其地也。東西南北之異其向也。諸儒又不一說矣。鄭氏康成子註。文王世謂。周立三代之學。學書于有虞氏之學。學武于夏后氏之學。學禮于殷之學。孔氏穎達謂。虞學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是立虞、夏、殷之學。于國中爲大學。別立虞庠于西郊。爲小學。此一說

也。陳氏祥道謂。成均卽辟廱。居中。夏之東序。在周爲東膠太學而居左。商之右學。在周爲西學。瞽宗而居右。成均頒學政。瞽宗祀樂祖。東膠養老。更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是大學有三。而小學惟一。以合于天子設四學者。又一說也。賈氏公彥謂周立瞽宗于西郊者。又一說也。江陵項氏。謂近郊並建四學。虞庠（當作上庠）在北。夏序（當作東序）在東。商校（當作右學）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亦曰東膠。又一說也。山陰陸氏。謂天子設四學。幷其中學而五。辟廱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以合于保傅篇五學者。又一說也。愚按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其在大學。而不在小學也無疑。若語于郊者。以其序謂之郊人。明非俊選之比也。豈有太子與齒之理乎。此以大學惟三。兼虞庠爲四學者非也。鄭孔分上庠虞庠爲二。當矣。（按文王世子。書在上庠。此虞之大學也。若虞庠在國之西郊。恐其倣虞制而爲之。故繫之虞耳。其實與東膠對舉。則周之小學也。觀王制經文自見。）而獨遺東膠大學。是鄭孔之疏也。陳氏以成均卽辟廱。（春秋繁露曰。成均者。五帝之學名。）右學卽西學。瞽宗。諦矣。（明堂位。瞽宗殷學也。而瞽宗祀樂祖。又與祀先賢于西學合。）而謂東序卽東膠太學。是不知周之東郊。卽辟雍之居中者。不當分而分也。（謂之東膠者。蓋對虞庠之在西郊而言。猶虞夏殷之分上下庠。東西序。左右學也。）東序乃夏之大學。不當合而合也。且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大學之政。何以不及上庠乎。是陳氏之失也。賈氏公彥以瞽宗在西郊。則誤以虞庠爲瞽宗也。項氏則誤以庠序、校、鄉學、爲國學。且謂建在近郊。是不知四學之在國也。陸氏則誤分辟廱、成均、爲二也。獨清江劉氏倣。謂文王世子。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卽東膠。）最居中。北爲有虞氏之學。東爲夏

后氏之學。西爲商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在瞽宗。學書者。就虞庠。當作上庠。辟廱則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于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與經悉合。而獨不及西郊之小學何也。由此觀之。虞之上庠。明堂謂位之米廩。夏之東序。商之右學。周之東膠。並建于國中者。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祭義所謂四學者。專指國中之大學而言也。保傅所謂五學者。疑兼指西郊之小學而言也。毛氏奇齡據大戴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易傳大初篇。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合諸蔡邕明堂章句。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轉如璧。則曰辟雍。謂是明堂之學。竊謂明堂無教學之文。況大戴明云。在近郊三十里。豈得旦暮晝夜四次入學乎。此天子之學也。若諸侯之頖宮。惟魯得備四代之學。據明堂位。其餘則但立時王一代之學而已。本文王世子孔疏。所謂有學也。

孔子生日考

孔子生日。諸儒所記不一。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者。公羊子也。左傳林堯叟註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者。穀梁子也。洪慶善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辨正。吳程通考。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一月庚子者。史記世家也。左傳註疏釋文。蘇轍古史。朱子綱目。及論語序。金履祥通鑑前編主之。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周正乃今之八月者。孔子家譜。祖庭廣記也。羅泌路史。夏洪基孔子年譜主之。愚案襄公二十

一年己酉冬十月。經書庚辰朔。則數至十一月。無庚子日。若謂十月二十一日。穀梁子。以孔子生年七十有三計之。當庚戌歲生。壬戌歲卒。其謂生于己酉者。亦誤也。史記謂生于襄公二十二年當矣。然十一月係甲辰朔。亦無庚子日。惟家譜等書。謂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則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今八月二十七日。恰是庚子日。總而計之。穀梁得其月。史記得其年。公羊則年月俱失。家譜則年月俱得者也。蘇撫湯公斌奉部文。以蔣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行各學使。各質所信。嘉定學生王晉陞上孔子生日辨疑。斷以孔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二十七日。庚子日。周十月夏正八月。爲今八月二十七日。而斥蔣尹玉所云九月十五之說。以周正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是甲午。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是戊午。俱非庚子。其謬可知。湯公據以覆部。通行天下。今皆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日。曲阜率于是日致祭。

孟子遊歷先後考

孟子者鄒人。今縣。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始遊梁。實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由鄒至梁。故曰不遠千里。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通鑑據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至十六年卒。子襄王立。當周愼靚王二年。始去梁。首尾十八年。使孟子在梁。如此之久。而謂滯不去。何以爲孟子。紀年似不足信。當從史記。遂去梁之齊。即齊宣王之八年也。由大梁之臨菑。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不過半日。道經平陸。今汶上縣。在大梁東界。故曰。由平陸之齊。有孟子之平陸。儲子幣交事。若由鄒之任。當在此前。宣

王在位十九年。孟子去齊。當在宣王之末。毛氏奇齡謂在宣滑。按受之際。愚謂孟子明言。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又云。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則去齊之日。仍是宣王。非滑王也。故曰。久于齊。中更三年之喪。有葬魯反齊。答充虞等語。毛氏奇齡據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合葬。而反者。反哭之反也。與禮葬于墓。反日中而虞俱合。正還聖室。以行三年之喪。非遷就齊卿之位也。閻氏若璩以爲遭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所云前日。猶宣王之前日。願見陳臻之前日于齊。不必間一日也。似爲疏闊。顧氏炎武以爲改葬。則樂正子謂前以士而後以大夫。孟母之卒。確在孟子爲卿於齊時。非改葬也。并伐燕燕畔等事。案孟子以爲滑王。然燕世家載噲初立。有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通鑑上增齊威王十年。下減齊滑王十年。宣王始顯王已丑。終赧王丁未。以伐燕之年。竟較史記移下十年。而孟子伐燕燕叛。俱宣王事。非滑王也。大事記不增威王之年。但減滑王之年。以益宣王。凡二十九年。季氏本又增爲三十一年。穿鑿益甚。而不知燕世家之爲錯減也。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于其相子之。當滑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滑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滑王十二年。閻氏若璩謂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曰。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五偶訛爲三也。不必增威王爲四十六年。減滑王爲三十年。并增宣王爲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而自與孟子合矣。後以道不行。致爲臣而歸鄒。蓋周顯王四十五年以前事也。大事記通鑑綱目繫諸赧王元年者非。至周愼靚王三年。宋稱王後。始之宋。有謂戴不勝、戴盈之。滕世子過宋。與道性善語。并齊楚惡而伐之。餽七十鎰而受事。按國策齊貌辨對宣王曰。受薛于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威王之世。嬰已受封。是餽五十鎰者。非復奚仲之舊矣。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攷梁惠後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惟前十三年。恰當威王時也。疑有錯誤。史記滑王三年。封田嬰于薛。與國策異。似不足據。毛氏奇齡謂孟子再適宋。一在齊滑王三年。嬰未封薛以前。一在齊滑王六年。宋君僅稱王以後。並非。尋復歸鄒。滕世子使然友問喪禮。既以禮聘孟子。孟子遂之滕。館於上宮。有滕文公問爲國。使畢戰問井地等語。閻氏若璩謂先至魯。終之滕者非。後以樂正子故之魯。周愼

靚四年。魯晉公卒。子平公旅立。孟子適魯。應在甲辰後。又平公之年。世家年表互異。當從通鑑。詳見二十五年考異。晚歸而作書七篇。赧王時始卒。書爲門人所定。故諸侯皆稱謚焉。

書曹丈大斌八統二十四氣論後

二十四氣之名。見于逸周書。其時訓解一篇。以五日爲候。月以六候。分四時爲二十四節。皆牽取月令以配之。如孟春有立春雨水兩節。而月令所紀寅月之候。止東風解凍五句。取後草木萌動足之。仲春驚蟄、春分兩節。月令止桃始華三句。雜取下元鳥至雷乃發聲始電。分爲三候足之。甚有本月無此句。而取次月首句者。牽搭無理。其爲僞作無疑也。但謂古無分至。則堯典有敬致之文。非分至而何。（二分二至自大撓作甲子時已有之。故造歷者。以上古甲子歲。甲子月。甲子日。冬至夜半甲子時。作歷元。六歷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卽孟子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左傳紀少皞。卽有司分司至。司啓。司閉。之官。則其說并不始于唐虞矣。）謂分至不繫時。則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文。非繫時而何。蒙竊以夏數得天。分繫春秋。至繫冬夏。得四時之正也。周旣建子。分不繫春秋。至不繫冬夏。避不成辭也。月令之日夜分日長至日短至。旣各繫于四時之仲月。則其爲春秋分、冬夏至、明矣。不必更贅以時也。非夏正之本不繫時也。左傳之日南至。日中而出。日中而入。雜記之正月日至。七月日至。無繫時者。蓋周之二至在春秋。二分在冬夏。自不得以至繫冬夏。分繫春秋也。大司樂之有冬夏日至也。用夏至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注周正月朔日。太宰注同正歲。令于教官。注夏正月朔日。凌人注同州長。旣以正月之吉

讀法。又以正歲讀法如初注。此四時之正重申之。此周人兼用夏正之驗。逸周書。周月解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是夏焉是也。卽周之用夏正。益知夏分至之繫時矣。或曰。古歷無二十四氣。當以何爲紀。余據禮運曰。以日星爲紀。如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左傳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曰。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星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之類。是也。（左傳啓蟄而郊。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家語霜降而逆女。止以紀每月之候。未有二十四氣之名也。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亦無及此者。）

儀禮五可疑策（督學鄧公科試第一）

儀禮者。禮之根本。而禮記其枝葉也。故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朱子嘗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而采諸書以釋之。若儀禮所無。則爲集補經以足之。其謂看得有緒甚善。誠不易之定論也。乃宋樂史。謂其有可疑者五。其說甚謬。生請條舉而歷辨之。一疑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爲教授。案漢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乃儀禮之全本。經十七篇。卽今儀禮也。劉歆曰。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勝、慶普、

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夫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卽藝文志經十七篇也。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故藝文經目。別無高堂生十七篇之禮。中興以後。皆立博士。相傳不絕。隋經籍志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倉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然則儀禮自高堂生而下。以次傳授。源流井井。后倉之曲臺記。正儀禮之傳說。而不得據以駁經也。且在三禮中。立學尤早。而以爲未嘗教授可乎。其無疑一也。二疑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不獻之朝乎。劉歆七略。班固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按古經出于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隋志有明文。何謂不獻。漢志七略九種。現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之目。何謂不著。獻之者河間獻王傳之者高堂生。習之者后氏、大小戴氏、慶氏。注之者鄭康成。自兩漢已行。何待魏、晉、梁、陳。其無疑二也。三疑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飧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鼒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不同。案掌客。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所謂國客者。卽聘禮之賓也。然謂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未嘗謂如其君之賓禮以待之。今考掌客云。凡介行人宰。使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宰。禮之陳數。乃待其介之禮。皆鄭注。卽約束禮文釋之。其與聘禮不同者。乃待諸侯之典。與禮賓無涉。其無疑三也。四疑喪服一篇。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書。案隋經籍志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以生考之。其書雖未必果出于子夏。而傳以釋經。在諸經皆有之。不獨儀禮也。使

徒以問難之故。而決爲非周公書。則春秋有三傳。公、穀、左氏、皆釋經之體。亦可據以駁春秋矣。其無疑四也。五疑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于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時。豈不設天子之禮。案禮古經五十六卷。除十篇。尚餘三十九篇。公彥序儀禮之次。凡冠昏鄉射燕禮以下。俱有天子諸侯之禮。朱子亦謂。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卻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于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然則儀禮之亡篇多矣。豈有制侯國而不及天子之禮。其無疑五也。夫知樂史五疑之非。則朱子之說。益信而有徵矣。

經證明晰直欲揖讓進退于漢宋諸儒之間原評

周官辨疑

周官上于河間獻王。至劉歆始立博士。諸儒疑者不一。請舉其大端而辨之。一曰。六卿之不首公孤也。案周時六卿皆公孤領之。周公以公兼冢宰。惟周公位冢宰是也。蘇公以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顧命歷敘六卿之長。而太保奭、畢公、毛公、卽三公也。芮伯、彤伯、衞侯、卽三孤也。公孤無專職。故不數也。此不必疑者一也。二曰。設官之太多也。案周禮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每鄉卿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兼軍將也。世婦每宮卿二人。是六卿之長貳兼之也。司馬六軍之屬。則司徒六

卿之屬兼之也。甚至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呂伋以齊侯而掌虎賁。然則成周之官。通長貳計之。雖不下三千人。而實不過三百六十屬也。此不必疑者二也。三曰地理之不可方。如棋局也。案周禮。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原指勾三股四。以御田疇者而言。如漢志之短長相覆。王制之斷長補短。非謂方如棋局也。若作扣槃捫燭之見。則禹貢冀州之北。安得二千五百里哉。此不必疑者三也。四曰幾服之制。與禹貢不合也。案周禮言方。則每面各二百五十里。禹貢言面。則兩面相距爲千里。禹貢五服。計五千里。周禮九服。并王畿計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特五百里之藩服。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卽是其地名雖增。而實未嘗增也。此不必疑者四也。五曰封建之制。與武成、孟子、不合也。案武成之分土惟三。孟子、王制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專指井地言之也。所謂土其田也。周禮封疆。兼舉山川、附庸、邑居、林麓、言之也。所謂制其域也。此不必疑者五也。六曰溝洫之制。遂人、匠人、不合也。案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二法不同。陳及之謂。遂人是一直度之。匠人是開方計之。朱子駁之曰。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決不可合。是矣。然周禮于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孟子鄉田同井。安見鄉、遂、必用貢耶。遂人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都、鄙、必用助耶。蓋鄉言九夫。遂言十夫。原屬互文以見例。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左氏異義。山川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考工記。又有兩山之間必有川。兩川之上必有涂。可見貢、助、二法。原只因時因地。不必定限以成法。孟子九一什一。亦只就滕論滕。不必

定是周制也。此不必疑者六也。七曰。井牧之制。與孟子一夫百畝不合也。案井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猶禹貢之咸則三壤也。牧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別。猶漢志之歲耕種、休一歲、休二歲、也。若遂人之萊五十畝、百畝、二百畝。乃不耕之土。令民開墾者。非百畝之常額也。孟子道其常。而周官窮其變也。此不必疑者七也。八曰。載師地征。與孟子什一不合也。案載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陸氏佃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于一中又以十分爲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采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于國。非取民之制也。若吏之治于公邑者。兼統于遂。其制賦皆與遂法同。此不必疑者八也。九曰。關市山澤之賦。與孟子不合也。案孟子譏而不征者。謂羈旅士民也。周禮關市有征者。謂商賈也。孟子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也。周禮山澤有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此不必疑者九也。十曰。朝覲之數。與尚書不合也。案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者。虞制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制也。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霸令也。見昭三年左傳。漢儒集爲王制。又多比年一小聘句。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與尚書小異者。猶云六年而徧也。尚書舉其略。而王制道其詳也。此不必疑者十也。文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令。昭十三年傳。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致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國語。又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說。疏數不常。恐不足以語周制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勸說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林慶民）

祥